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二十二

瑞安孫詒讓學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爲州論語曰雖州里行乎哉春秋傳曰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疏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者州長之官法也教者與鄉先生以鄉三物教於州學也教治政令四者平列猶鄉大夫云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也賈疏謂治政令之法者十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治之非經義阮元云賈意於經教字一逗然黨正云政令教治則賈讀非也注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爲州者大司徒注義同引論語曰雖州里行乎哉者衛靈公篇文何氏集解引鄭注云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亦據鄉遂

爲說又引春秋傳曰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者左賓十二年傳云楚子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諫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杜注云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引之者證侯國亦有州也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濶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屬猶合也聚也則聚眾而勸戒之者欲其善疏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濶者以下並掌當州教治之事賈疏云謂建子之月一日對眾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使知之云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者與司諫爲官聯也德行道藝等黨正以下各有所書此官又總校攷之說文力部云勸勉也云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者與司教爲官聯也過惡卽司教之表惡過失糾戒亦與司教誅讓

防某事略同注云屬猶合也聚也者說文戶部云屬連也引申爲合聚之義屬聚遂大夫大行人注並同云因聚眾而勸戒之者欲其善者爲其間之者眾將以勸其向善之志此與鄉大夫合眾賓興賢能意同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濶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射義曰射之爲言釋也釋者各釋己之志疏若以歲時祭祀州社者賈疏云上云歲時皆謂歲之四時此云歲時唯謂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者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案賈說是也州社蓋亦有仲春仲秋兩祭黨正祭祭族師祭酬皆以春秋蓋禮有隆殺而時則同此經不著時者以下文云春秋會民而射于州序變文以避復

重也凡社歲二祭詳肆師疏州社者州之官社鄭遂之制二千五百家以上始得立社也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云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孔疏云詩頌云百室盈止殺時犧牲故曰百家言以上皆不限多少故鄭駁異義引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雖云百家以上唯治民大夫乃得立社故鄭駁異義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也案以孔引駁異義說參綜攷之鄭意蓋謂周時有公社有私社公社斷自鄉州縣都此經州社是也其私社則大夫士庶人族居百家以上得立之祭法置社是也駁異義謂有國及治民大夫有社稷自指國邑公社言之孔以爲百家以

上之治民大夫非鄭指也公社之祭王侯及治民大夫主之故
州有社而黨族則別祭榮醜私社之祭貴家大族主之故祭法
云大夫以下明平民百家以上尚不得立社也孔唯引鄭駁義
而不詳許說云何攷說文示部云周禮二十五家爲社異義說
或當與彼同但經無此文風俗通義祀典篇引作周禮說蓋此
經舊師說如是據彼則閭里二十五家卽得立社史記魯世家
集解引賈逵左傳注哀十五年左傳杜注呂氏春秋慎大篇高
注漢書五行志顏注引臣瓊說管子小稱篇尹注史記孔子世
家索隱荀子仲尼篇楊注說並同商子賞刑篇云里有書社楚
辭天問云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皆閭里立社之證然
左哀十五年傳齊與衛書社五百晏子春秋內篇雜下說齊桓

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荀子仲尼篇作書社三百呂氏春秋高
義篇說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將以書
社七百里封孔子以上諸書所云書社或致異國或賜諸臣則
當爲都鄙采地之制都鄙制丘甸則不得有二十五家之里戰
國策秦策云賜之二社之地高注云邑皆有社二社二邑彼邑
似卽指都鄙四井之邑左昭二十五年傳自苦疆以西請致
千社千社疑亦卽千邑也若然鄉遂二十五家而立社都鄙公
邑四井而立社與今攷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武王勝殷諸大夫
賞以書社則周初已有書社竊疑卽置社之制與閭里之社不
同閭里二十五家立社恐是晚周之法許應所稱雖經師舊義
鄭所不從故郊特牲孔疏云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

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鄭志云月令
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案孔辯民社爲秦
制深得鄭指管子乘馬篇又云方六里爲社方六里爲積三十
六里以一里八家計之凡二百八十八家此疑齊制與禮亦不
合也云則屬其民而讀漢亦如之者謂正月吉日之外復有仲
春仲秋社後兩次讀法亦有攷糾勸戒之事如正月吉也云春
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者禮卽鄉射之禮王制云元日習射
上功是也亦春秋兩行不必與祭社同月鄉射禮鄭目錄云州
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
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又鄉飲酒義云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
禮而孝弟之行立矣鄭彼注云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

射於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介長於鄉射飲酒從大守相臨之禮也賈疏云亦謂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射故云以禮也

注云序州黨之學也者鄉飲酒義注義同賈疏云案下黨正亦云飲酒於序故知州黨學同名爲序若鄉則立庠故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非州長黨正所行故知庠則鄉學也詒讓案鄉射禮豫則鈞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鄭注云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序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宜謝矣之謝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謝宜從謝州立謝者下

鄉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又鄉射記云序則物當棟注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案依鄭鄉射注義則鄉郊之學爲庠有室州黨之學爲序無室序正字當作謝又卽爾雅釋宮之榭書秦誓孔疏引孫炎云榭但有堂也其序爲大學東序之專名具有堂室與庠略有不可通於州黨無室之學經典凡說州學作序作豫者並聲近假借字此經及學記注並不破序爲謝者文不具也文王世子云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注云羣吏鄉遂之官彼注蓋並冢侯國言之不復忻別耳實則鄉遂不得有東序也焦循云爾雅云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榭蒙無東西廂言則視寢又無室矣杜預注宣十六年傳云宣榭講武屋謂屋歇前孔疏云歇前者無壁

如今廳是也歟前正無廟與室之屋也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以校序庠別於學序乃鄉學之名殷人尚質其制無室而歟前周立此制於州遂而易鄉學爲庠也王制云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文王世子於大學言東序是大學亦有序稱周之東序又曰東膠膠與校蓋同音通用字大學稱序校猶鄉學名庠而北學亦稱上庠也歟前之制惟在州遂者然耳段玉裁云成周學制鄉有鄉學其屬別爲州黨族比閭州有州序黨有黨序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學記所謂家有塾也鄉大夫等掌之大司徒領之自鄉而四郊每郊有郊學王制皮庠在國之四郊鄭注周立小學於四郊鄉之不諳教者不變移之郊鄉注爲之習

禮於郊學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鄭注謂論說
於郊學祭義天子設四學鄭注四學謂周有四郊之虞庠也皆
是也亦大司徒領之由郊而外距郊百里內爲六遂鄰里鄧鄙
縣皆其屬別也每遂有學學記所謂術有序是也其所屬之學
當亦如鄉遂大夫等主之亦大司徒領之此城中城外學之大
槩也鄉學必在百里之適中而不不在邊虞庠乃設百里之邊故
記曰在國之四郊注謂之郊學命鄉節不帥教者習禮先在本
鄉繼右鄉移左鄉左鄉移右鄉繼移郊學繼移遂學終乃屏之
遠方由近泊遠釐然可攷案段說甚覈周鄉遂學制依鄭三禮
注義鄉學名庠六鄉則六庠也鄉之次爲州州學名序六鄉三十
州則有三十序也州之次爲黨黨學亦名序六鄉百五十黨

則有百五十序也六鄉地不逾四同而立庠序百八十有六國學及四郊之學尙不與其數教法亦甚詳矣蓋周制自國學外鄉學郊學並名庠王制及鄉飲酒義所說是也州黨及六遂之學並名序此經及學記所說是也左襄三十年傳鄭有鄉校此猶東序之或稱東膠蓋侯國之制至孟子滕文公篇說夏校殷序周庠史記儒林傳同說文广部則云庠禮官養老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漢書儒林傳說同文雖差異要並指三代之鄉學而言焦猶說甚墮段玉裁孔廣森說亦同遂學亦名序故學記云術有序注云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孔疏云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序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也皇氏云遂學曰庠與此文違其義非也陳祥道云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

之學亦降鄉一等矣州長傳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案陳說比例極是足申鄭孔義若然六遂亦當有六序遂之三十縣百五十鄙與鄉之州黨同當亦有學然其名不見於經學記疏謂亦名序未知然否漢書食貨志謂五比爲都五鄉爲里里有序序有左塾右塾自虎通義辟雍篇說同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又謂一里八十家中里爲校室以此例之則似閭族里鄙亦有學經注並無文未知其審段玉裁謂班何所云卽學記之家有塾理或然也云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者射義云內志正外體直是也引射義曰射之爲言釋也釋者各釋己之志者證射爲正志之義賈疏云釋陳也言各陳釋己志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大祭祀謂州社稷也大喪鄉老鄉

大夫於是卒者也涖臨也疏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者
祭祀喪紀皆當州之禮事亦教治之一隅也注云大祭祀謂
州社稷也者明與它職大祭祀關天地宗廟者異賈疏云以上
文云歲時祭祀州社此經又因言州之大祭祀故知還是上文
州社也知有稷者以其天子諸侯三社皆稷對之故知兼有稷
也云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卒者也者以鄉吏之中爵尊者無
過鄉老鄉大夫卒於所治之州里亦得爲喪紀之大者明與它
職大喪關王后世子者異也云涖臨也者天官世婦注同若國
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致之
致之於司徒也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師帥疏若國作
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者賈疏云言若者不定之辭

若如也如有國家作起其民帥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狩役
謂役作此數事者皆須徵聚其民州長則各帥其民而致之於
司徒也注云致之致之於司徒也者賈疏云謂州長致與小
司徒小司徒乃帥而致與大司徒故小司徒職云大軍旅帥其
眾庶是也云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師帥者夏官敘官
云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告中大夫眾師帥一州二千五百
家所出州長敘官云每州中大夫一人此又云掌其戒令賞罰
故知在軍就爲師帥左僖十五年傳晉作州兵杜注云使州長
繕甲兵蓋亦師帥之事也賈疏云若眾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
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爲師帥也但在鄉爲州長已管其民在
軍還領已民爲師帥即是因內政寄軍令也歲終則會其州之

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因
此四時之正重申之疏歲終者對下正歲謂夏正一歲之終始
也凡此經云歲終皆爲建丑之月賈疏謂周歲終失之詳宰夫
疏云則會其州之政令者此正富州之歲會亦州吏之官成也
云正歲則讀教灋如初者夏正建寅之月又讀教法此在周正
月後兩月仲春祭社前一月則此官一歲四讀法也注云雖
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者上文
正月之吉已屬州民而讀法是建子之月已讀之此於正歲建
寅之月又讀之明爲四時之正故重復申戒欲民之徧諭也三
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
鄭司農云贊助也疏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者此州吏之官計

也賈疏云州長至三年大察比之日則大考州里者謂年年考訖至三年則大考之言大者時有黜陟廢興故也論議案大攷州里謂攷察吏民之賢否州里閭黨族閭比言之詳鄭師疏云以贊鄉大夫廢興者此亦兼興民察吏二者言之鄉大夫於大比之時有賓興賢能之事又因以察吏治遂大夫云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毗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是大比民有賓興吏有廢置皆鄉遂大夫總掌其事州長縣正以下則贊之明大比與大計事相因也詳司書疏注云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者大宰注云廢猶退也興與進義亦相成鄭司農云贊助也者充入大行人注並同小爾雅廣詔云贊助佐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鄭司農云五百家爲黨論語曰孔子於鄉黨又曰閼黨童子疏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者教謂教於黨學及後祭祀喪紀昏冠飲酒之禮事是也注鄭司農云五百家爲黨者大司徒注義同引論語曰孔子於鄉黨又曰閼黨童子者鄉黨憲問篇文彼魯制諸侯三卿亦五百家爲黨故引以爲證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濃以糾戒之以固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疏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濃以糾戒之者賈疏云黨正四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者因糾戒之如州長之爲也注云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大宰注云吉謂朔日云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者賈疏云上文州長唯有建

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黨正四蓋及下文春秋祭榮井正歲一年七度讀法者以其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法案下族師十四度讀法彌多於此故鄭摠釋云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也惠士奇云讀法州長一年四黨正七族師十有四間胥

讀無時春秋祭榮亦如之榮謂雩祭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

祭社稷云

疏春秋祭榮者與州春秋祭祉事相儻蓋亦以仲春

仲秋祭之賈疏云黨正不得與州同祭社故亦春秋祭榮神也

云亦如之者亦屬民而讀法也注云榮謂雩祭水旱之神者

卽大祝六祈之榮也祭法云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鄭注

云宗皆當爲榮故此云雩祭又左昭元年傳子產云山川之神

則水旱癟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說文元部云祭設縣蕩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癟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一日祭衛使災不生金匱云大祝六祈三日禱四日崇禱之祭主於癟疫祭之祭主於水旱故祭法云雩宗祭水旱雪霜風雨之不時爲水旱所由致義與水旱相因也第禁禱二祭相似鄭注大祝云禱祭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是禱祭一類故禳癟疫亦通謂之祭也祭之祭雖有日月星辰與山川二者而山川較多楚語曰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韋注云此謂二王後也非二王後祭分野星山川而已然則祭於日月星辰者惟天子有之非天子則祭於山川黨正賦云春秋祭不祭是祭之祭達於大夫可知祭於山川者多也

祭亦及社稷大祝職曰國有大故天裁燭祀社稷禱祠鄭注天裁疫滴水旱也是祭及社稷矣左傳第言山川而不及社稷以臺駕爲汾神故也且祭之時亦有二無定時者遇災而行所以禳水旱則山川社稷並祭有定時者於春秋二仲行之春祈雨暘之時若秋則報之與祭社稷之義略同其祭則主山川而不及社稷以社稷已自有春秋之祭也州長言春秋祭社黨正言春秋祭禁社有定時則祭亦有定時可知社稷尊於山川故州長祭社黨正祭禁案金說甚覈此經之祭禁祭法謂之雩祭蓋因祭水旱之神通謂之雩其實與祭雩不同周祭雩有二正雩爲常禮月令繫於五月依鄭義則在周六月又有旱雩爲變禮周春秋三月遇旱則祭不旱則否月令大雩帝之下又有命百

縣雩祀之文百縣卽謂畿內鄉遂公邑則州黨得有常雩之祭其旱雩之祭亦當有之但二雩並無春秋再祭之法則雩祭與常雩不同明矣論衡謂古有春秋二雩其說絕無根據不足證此也雩禮詳女巫疏又晉書禮志引摯虞議謂此祭禁與肆師社宗六宗及月令之天宗其說甚誤但摯議以此祭禁與肆師社宗並舉審校文義疑摯氏所見本祭實作宗或據賈馬王諸家舊讀故與鄭異也云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者鬯人注云祭謂營鄼所祭營鄼卽謂壇之營域也祭與社稷同爲地而故其壇位略同社稷壇位詳大司徒疏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

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眾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逆疏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者謂行鄉飲酒之禮於黨學之序也黨序亦無室與州序同學記云黨有序孔疏云州黨曰序此云黨有序者是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庾氏云黨有序謂夏殷

禮非周法義或然也焦循云黨與遂對舉則鄉之通名案焦說近是互許州長疏正齒位卽王制云習鄉上齒是也管子入觀篇云時無會同喪烝不聚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無自生矣此因蜡祭而行鄉飲酒卽會同以明齒長敎輯睦之事也賈疏云黨正行正齒位之禮在十二月建亥之月爲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爲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於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云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者祭義文同賈疏云當正齒位之時民內有爲壹命已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此黨正是天子之國黨正則壹命亦天子之臣若有壹命之人來者卽於堂下鄉里之中爲齒

也再命齒于父族謂父族爲賓卽與之爲齒年大在賓東年小
在賓西若有三命之人來者殺令父族爲賓亦不與之齒若非
父族是異姓爲賓灼然不齒位在賓東故云不齒也若然典命
雖不見天子之士命數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則上士三命中
士二命下士壹命則此壹命謂下士再命謂中士三命謂上士
也注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
也者釋文云蜡依字作禡案月令釋文引字林作禡卽蜡之俗
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
賚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
及郵表啜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
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

事也鄭彼注云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
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也祭之以報焉
逆者配之也案鄭以此經云索鬼神與郊特牲蜡索之訓正相
會故據以爲說周十二月於夏正爲十月故月令孟冬云是月
也大飲烝鄭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太
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烝謂有牲體爲俎也黨正職
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亦謂
此時也月令又云天子乃祔來年于天宗大割廟于公社及門
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
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
祭也或言臘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

民飲酒正齒位是也孔疏云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櫛杖其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按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則飲酒在蜡祭之後此大飲在蜡祭之前者若黨正屬民飲酒在蜡之後故下云勞農以休息之注黨正飲酒是也若天子諸侯羣臣大飲在蜡祭之前故以大飲敍在祈年之前然鄭爲大飲之下注引黨正飲酒者證其正齒位同在此月不謂大飲卽黨正飲酒也案據鄭孔說則建亥之月天子先大飲烝於大學大飲之後有蜡祭蜡之後有臘祭臘之後黨正乃屬民飲酒於序正齒位其次蓋如此此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卽

周禮正義

禮二十二

古

楚學社本

舉蜡祭以明燕正之飲酒在國蜡後也索鬼神卽指大蜡入神而鄭孔據月令以說蜡謂入神之外又廣及日月星辰社門閭等眾神金匱云月令多裸秦制秦無蜡祭而於孟冬祈天宗祠公社門閭臘先祖五祀遂勞農休息以倣周之大蜡而不以蜡名之後儒不察而以爲周禮誤矣周禮孟春祈穀於上帝仲春祭社稷亦所以祈年皆於本年之春行之未有預祈於年前者也歲終之祭當報而不當祈且祈年不當但祈日月星辰而不及上帝日月從祀於圜丘南郊又特祀於二分未聞祀於孟冬者也社已祀於春秋先祖已祭於四時此時適已烝祭五祀已分祭於四時乃復祭之不病其數乎況先祖五祀於勞農休息祀不相關又先祖祭於廟五祀祭於宮而勞農休息則在於郊

其地隔遠皆不合於禮禮運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
於觀之上鄭注云謂蜡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不
知蜡祭畢必行燕禮燕禮以大夫爲賓孔子爲大夫故爲蜡賓
飛於寢故事畢而出游於觀若祭宗廟而助祭孔子安得爲賓
乎不得據此而謂蜡亦祭宗廟者也然則祈年於天宗以下三
祭非周禮明矣鄭注皆指爲周之蜡祭殊不忍郊特牲明著八
蜡之神若蜡祭亦祭天宗公社等神經文何以不著乎且經云
蜡者索也以八神有功於民而非常祀之所及故必索而祭之
若日月星辰社稷宗廟何待索邪案金謂祈年天宗祠公社門
間非蜡祭是也黃以周說同大蜡八神皆非常祀所及搜索而
祭之故經云索鬼神與大司徒十二荒政之索鬼神爲修廢祀

事異而義同也至臘爲息民之祭與蜡同日行之但有尊卑之別耳通言之臘亦得謂之蜡其黨正飲酒正齒位卽在蜡臘之日故郊特牲因蜡而及息民之祭月令又因臘而及勞農休息之事明黨飲亦與蜡臘事相因裸記云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鄭彼注亦引此經爲說是其證也蜡臘異同詳籥章疏云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者案彼云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鄭彼注云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家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孔疏云按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爲

賓其次爲介其次爲眾賓皆以年少者爲之此正齒位之禮其
賓介等皆用年老者爲之其飲爲眾賓賓內年六十以上於堂
上於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五
十者則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示有陪侍之義非卽在六十者
傍同南面立也六十者三豆至九十者六豆者以其每十年加
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爲邇豆偶也其五十者亦有一豆也但二豆
而已則鄉飲酒禮眾賓立於堂下者皆一二豆其賓介之豆無正
文當依眾賓之年而加之也云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耕將闢
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者釋文云隙
本又作郤案郤卽隙之借字白虎通義鄉射篇云所以十月行
鄉飲酒之禮何所以復尊卑長幼之義春夏事蚕浚井茨牆至

有子使父弟使兄故以事閒暇復長幼之序也鄉飲酒義云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鄭亦本彼爲說國語齊語云班序顙毛以爲民紀統亦謂此也賈疏云春夏秋三時務在田野關於齒序之節隙閑也至此十月農事且閑而教之言尊長養老卽五十已上至九十正齒位是也云黨正飲酒禮亡者以今儀禮唯有鄉飲酒禮爲諸侯鄉大夫禮無天子黨正飲酒之禮也云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者賈疏云鄉飲酒義雖有五十已上豆數之言此經唯有一命已上觀禮之事二處相兼比於儀禮篇中鄉飲酒法義理乃未足徵

失於少故云微失少矣案賈說是也此蒙上禮亡而言微失少者謂記雖略見其事而文不備耳云凡射飲酒者賈疏云謂州長春秋行射黨正十二月行鄉飲酒二事俱同故兼言射也云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者明此三命再命一命並據當鄉之民仕者而言也賈疏云證此經壹命以至三命齒與不齒之人來在位之法也云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者鄉飲鄉射二記並有此文故兼引之賈疏云證二事俱有壹命已上觀禮來入時節秦彼經鄉大夫皆作樂前入士未旅前入故云大夫樂作不入鄭彼注云後樂賢也云士既旅不入注云後正禮也若然大夫士來觀禮者皆爲樂賢行禮而至故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也云齒于鄉里者以年與

眾賓相次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文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鄭彼注云齒人壽之數也又祭義注云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賈疏云謂在堂下與五十已下眾賢賓客相次以其壹命若據天子之國壹命爲下士若據諸侯之國壹命爲公侯伯之士若據子男之士不命固在堂下以其士立於下故也云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者于亦當作於此猶文王世子云不踰父兄也父族對異姓言之則凡同大宗者皆齒不徒九族也賈疏云以其賓在戶牖之間南面若賓是同姓父族則與之齒也云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者賈疏云既言齒於父族明異姓非父族不齒可知云不齒者席丁尊東所謂道者于亦當作於此不齒謂爵賞特居尊位雖父族

亦不以年相次荀子大略篇云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祭義文略同所謂不齒也與大司寇圜土罷民不齒義異遵席於尊東亦兼據鄉飲鄉射二禮爲說鄉飲酒禮云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鄭彼注云遵者諸公大夫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席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又鄉射禮一人舉觶後云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升席于尊東注云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主於鄉人耳今文遵爲僕尊東明與賓夾尊也案鄉飲鄉射遵席皆與賓夾尊鄉飲酒禮遵席於賓東者賓東卽尊東

二經義不異也賈疏云案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東房戶西賓主次之鄉人爲卿大夫來觀禮爲鄉人所遵法謂之爲遵席位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者席於尊東也案鄭注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者彼是三年一貢士直行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又爲眾賓賓而貢之如此無黨正正齒位之事案彼注又云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者以其資賢能年叡必小於卿大夫等是以天子之國三命士及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壹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壹命但是大夫已上無問命數皆不齒以其大夫已上爵尊故也但諸侯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天子之國三命乃不齒天子士再命已下及諸侯之士則皆齒以其士

卑立於下故在堂下與鄉人立者齒也彼是賓賢能禮若黨正飲酒之禮則此文是天子黨正飲酒法則壹命齒於鄉里在堂下與鄉人齒再命齒於父族父族爲賓在堂上則天子再命之士亦在堂上與彼賓賢能鄉飲酒義異者案鄭射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爲賓則此黨正飲酒有壹命日上觀禮則亦以公士爲賓但公家之士其年必大故天子之士再命者亦與之齒若然賓賢能天子之士再命不齒者彼賓賢能非正齒位法別爲一禮故與黨正正齒位禮異也案依鄭三禮注及賈疏義則此黨飲酒正齒位雖義主尚齒而實兼貴貴故一命無不齒再命則有齒有不齒三命則皆不齒其鄉飲酒賓賢能則尊賢而兼貴貴故天子中士再命仍齒於鄉里而侯國公侯伯之大夫子男

之卿再命子男大夫一命者轉得與天子上士同不齒也至文王世子說天子諸侯朝公族於內朝則又親親而兼尚齒故彼文云公族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又云雖有三命不踰父兄鄭彼注云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亦引此經爲說然則內朝公族之朝雖三命仍無不齒蓋與此二禮又異矣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其黨之民疏注云其黨之民者賈疏云此一經並是民之所行與州之祭祀大喪義異此祭祀已下雖是民之所行民者冥也非教不可故黨正皆教其禮事也因掌其戒命督禁之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亦於軍因爲旅師疏則以其灋治其政事者法卽大司徒之役法大司馬之職

法田法此官受彼法以治之也。注云亦於軍因爲旅帥者蒙上州長在軍爲師帥也夏官敘官云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黨正敘官亦每黨下大夫一人賈疏云此亦如上釋非眾屬軍吏者黨正在鄉各管五百家出軍之時家出一人則五百人爲旅黨正還爲旅帥亦如州長因爲師帥也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疏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者此正黨之歲會亦黨吏之官成也歲終謂夏之季冬詳宰夫疏賈疏云黨正以一黨之內有族師以下諸官等故歲終則會計一黨政治功狀則帥其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州長又致與鄉大夫鄉大夫致與大司徒而行賞罰也正歲屬民讀憲而書其德行道藝書記之疏正歲屬民讀憲而書其德行道藝

者前孟春朔日已讀鑿此月之內擇日重復讀之因書其德行道藝觀月吉糾戒事尤詳也注云書記之者廣雅釋言云書記也謂記其德行道藝於版籍書益稷云書用識哉記識義亦卽貢疏云以其三年乃一貢今每年正歲皆書記勸勉之三年卽貢之也以歲時涖校比涖臨也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眾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疏以歲時涖校比者鄭長注云校猶教也此卽木囚之字假借爲校數之名夏官釋文謂比較字皆當從手非也詳夏官敘官疏賈疏云案族師職以歲之四時校比此黨正管五族至校比之時黨正往臨之恐其有差失故也注云涖臨也者天官世婦注義同鄭司農云校比族師

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眾寡辨其貴賤老幼廢
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輶者賈疏云並族師職文以其黨正所
歸臨於師故還引族師校比之法以證成其義也云如今小案
比者小司徒大比先鄭注云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蓋卽大案比
其小案比不知以何月呂翹嗣云淮南子時則訓三月官鄉注
云三月料民戶口故官鄉也據此則漢之案比亦或以三月詒
讓案高氏所云或卽小案比也先鄭以此四時校比對小司徒
三年大比爲小故舉漢法爲况然漢大案比亦每年一行實與
周制小異賈疏謂漢小案比亦對三年大比爲小非也及大比
亦如之疏及大比亦如之者賈疏云及至也族師至三年大案
比黨正亦准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政事邦政之事鄭司農云百家爲

族疏

注云政事邦政之事者此讀政如字與他職讀爲征者異

賈疏云謂國之征役皆是也鄭司農云百家爲族者大司徒注

義同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月吉每月

朔日也故書上旬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書亦或爲

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疏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

其孝弟睦姻有學者者賈疏云黨正所書德行道藝具言此云

孝弟睦姻惟據六行之四事有學卽六藝也計族師所書亦應

不異黨正但文有詳略故所言有異但族師親民故析別而言

耳詒讓案間胥讀法已書其敬敏任恤者故此官唯書孝弟睦

姻與間胥互相備也注云月吉每月朔日也者以經不著某

月明每月朔日皆讀法也吉爲朔日大宰注義同賈疏云以其
彌親民教亦彌敷故十二月朔皆讀之云故書上旬或無事字
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者段玉裁云故書或無事字攷杜易政
爲正下屬讀之黃以周云與凌人故書掌冰政杜破政爲正下
屬歲十有二月其例正同詒讓案杜云當爲正月吉者據州長
讀法亦在正月之吉也賈疏云但族師親民讀法宜數若爲正
月之吉則與州長同於義不可云書亦或爲戒介政事月吉則
屬民而讀邦法者此卽與今書同法經例作躉注例用今字故
作法蓋故書止有兩本一本無事字一本有事字後鄭以有事
字者爲正本則以無者爲或本杜以無事字者爲正本則以有
者爲或本前後兩舉故書或作而文不同由鄭杜意各有所主

耳春秋祭酺亦如之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

杜子春云當爲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

云蠻蜋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壇位如雩祭云族長無飲

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春秋祭酺者酺

與酺事相因據王居明堂禮蓋亦以仲春仲秋與祭社同月也

云亦如之者亦屬民而讀法仲春仲秋月朔既讀法其祭酺之

日更復讀之是卯月酉月各兩次讀通前爲十四讀法也注

云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者裁注例用今字當作災校人注

亦作災此疑誤詳膳夫疏字書酺字無祭神之義鄭以黨正祭

禁及漢法約之知酺亦與人物爲裁害之神也云故書酺或爲

步杜子春云當爲酺者賈疏云校人職云馬步亦爲行步之字

而子春破之從醕者子春亦無正文直以疑之今此爲正故依之也段玉裁改當爲醕爲當從醕云故書醕步兩有杜從醕不從步今本作當爲醕者非也林頤山云史記趙世家惠文王三年大赦置酒醕五日秦始皇紀天下大醕集解文穎曰醕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醕爲人物裁害之神蘇林曰陳畱俗三月上已水上飲食爲醕杜子春以醕見於周末而漢時陳畱人謂三月上已水上飲食爲醕尙沿周禮春秋祭醕遺俗遂改故書祭步爲祭醕案林說亦通云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者彼注亦云馬步神爲災害馬者鄭引之者欲證故書或作步義亦得通也云則未知此世所云蠭蟻之醕與人鬼之步與者此據漢時民間有此二祭蠭蟻之醕卽爲物裁害之神人鬼之步卽爲人

歲害之神也賈疏云但此經云醻不知何神故舉漢法以況之但漢時有蠭螟之醻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未審此經醻定當何醻故兩言之徐養原云醻步通用可以兩從鄭君之說與子春小異惠士奇云封禪書有諸布索隱引爾雅祭星日布非也大祝六號二日鬼號布者鬼號也秦漢之布卽周官之醻淮南子氾論訓曰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布猶醻也步也族師祭醻校人祭步所謂布也醻步布音相近而通詣讓案醻之爲祭古書別無所見步爲祭名自校人馬步外又見大戴禮記誥志篇云天子崩步於四川代於四山則祭川亦謂之步矣又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洪範五行傳云惟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惟時洪祀六步用咎于下此步或卽祿禮六步之祀名與誥志步

四川義路同鄭五行傳注訓步爲推演天道似失其義至此注
蜘蛛之醡人鬼之步蓋漢時世俗祈禳小祀之名今無可考惠
氏謂鄭史記封禪書所載雍諸祠祀之諸布其說近是爾雅釋
天云祭星日布郭注云布散祭於地公羊僖三十一年何注亦
云日月星辰布此祭醡雖非祭星辰而鄭謂亦爲壇位如雩祭
則與布散祭於地禮正相類故與祭星同名猶之黨正祭祭亦
與幽崇祭星同名也淮南書之宗布高注云契古之諸侯有功
於天下故死託祀於宗布祭星爲布謂此也一日今人室中所
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案宗布疑亦卽此經之祭崇
祭醡祭法幽崇祭雩崇字並作宗卽其比例崇醡並祈禳災害之
祭卽除天下之害神因託祀於崇醡其義正相應惠氏謂布卽

酬而不知宗亦卽榮也淮南注後二說或卽此注人鬼之步古制茫昧未能定也至校人冬祭馬步注云馬步神爲災害馬者字與此人鬼之步同彼疏引此注蠚蠚之酬作亥冥之步則傳寫誤舛不足據也云蓋亦爲壇位如雩祭云者釋文云祭本亦作榮下黨祭同案榮榮聲之誤此謂祭酬之禮約與黨正雩祭之祭同也云族長無飲酒之禮者賈疏云案上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爲禮故云族無飲酒禮也云因祭酬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者明醕與醕事相因也賈疏云鄭必知因祭而有民飲酒之禮者案禮記禮器云周族醕六戶曾子曰周禮其猶醕與鄭注彼云合錢飲酒爲醕族醕相酌似之也卽引明

堂禮乃命國醸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醸法醸卽合錢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徐養原云漢書文帝紀初卽位酺五日注文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此醸又與祭醸不同祭醸雖亦飲酒然非賜醸也故良耜正義謂因此祭醸聚錢飲酒故後世號民聚飲皆謂之醸是聚飲之醸乃後起之義周制醸爲祭名醸乃爲飲酒事雖相因實則異也林頤山云周制有醸無醹禮器及注引王居明堂禮有醸無醹說文西部醹王德布大飲酒也醹會飲酒也漢制醸是詔賜曠典族師春秋祭醹乃與醹會飲酒相近詩周頌良耜以開百室鄭彼箋云百室一族也出必其洫閭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醹合醹之歎後鄭箋詩舉合醹以

足祭醕之義其故由於州長黨正有飲酒禮飲酒之錢皆官長所供給此之族師本無飲酒禮特因祭醕而合錢飲酒乃合民間私錢爲之卽禮器及王居明堂禮所謂醕也漢食貨志上李愬以爲一夫治田百畝社間嘗新春秋之祠爲錢三百又卽族師春秋祭醕合民間之錢爲醕得一佐證劉向列女傳魯母師傳醕醉飽則祭醕自古然矣案徐林說是也黃佐六載流別引尚書大傳亦云仲秋乃命民畋醕與鄭引明堂禮同鄭以逸禮說醕亦在中秋與此經春秋祭醕時合故謂祭醕後有與民飲酒之事詩箋所言甚析後世沿襲遂以醕亦專爲會飲而失其祭神之義乃與醕無復區別非其本也以邦比之豪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天家眾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

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登成也定也疏以邦比之灋者與鄉師國比之法義同卽小司徒云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是也此亦小案比四時行之與小司徒三年大比事異云帥四間之吏者賈疏云族師管四間問胥皆中士又有二十比比長皆下士是帥四間之吏也云以時屬民而校者賈疏云謂屬聚其民而校比之也云及其六畜車輦者月令季春云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卽六畜之校比也六畜之馬牛及車輦所以備田役之用不以其師旅以鄉遂出兵而不出車也許小司徒鄉師鄉大夫疏注云登成也定也者小司徒注義同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間爲族八間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相共猶相教相訓疏

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者卽士師所掌鄉令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之法也賈疏云在家爲有五家爲比比長領之無十家爲聯相管之法今云十家爲聯者以在軍之時有十人爲什本出於在家故并二比爲十家爲聯擬入軍時相并故覆云五人爲伍十人爲聯明是在軍法耳案據士師說鄉合之法云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則此并比族爲聯者欲使之相與佐助保任乃在鄉之常法賈謂是在軍法非是鄉邑當自一間二十五家始然邑之小者或二比十家亦可自爲保聚論語公冶長篇大戴禮記曾子制言篇穀梁莊九年傳並云十室之邑是亦可爲聯不必軍法也周書大聚篇云發令以閭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

相卽資喪比服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合閭立敎以威爲長合族同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耕俱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卽平時比伍閭族相爲合聯之事云四閭爲族八閭爲聯者八閭二百家也若然在軍蓋亦百人爲卒二卒爲聯經文不具也賈疏云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八閭鄭答并之爲聯耳若然亦如二比爲聯之類也云使之相保相受者大司徒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此又以二閭二族相聯保受其事同也彼注云保猶正也受者宅舍百故相受寄託也云刑罰慶賞相及相共者鄭賈讀相及句鄭案當讀相及相共爲句賈疏云案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尙否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答族

周禮正義

禮二十二

三

五百四十九

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其勑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
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
莊存與云鄭君言非至理也大罪有不相及者其惡在身雖父
子兄弟不能化之使正也如石硝之於石厚是也有相及者其
惡非一人所能獨爲非鄰里佐助相與比周則立敗矣故令相
及以孤惡人之黨類也如經所謂造言亂民之等是也案莊說
是也又管子立政篇云十家爲什五家爲伍罰有罪不獨及賞
有功不專與又禁藏篇云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
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與此
義略同云以受邦職者民各有職各受而任之若大宰九職大
司徒十二職事之屬云以役國事者州長云若圃作民而師田

行役之事是也士師鄉令云以比追胥之事亦其一例云以相
葬埋者釋文云埋本或作葬阮元云經當用葬字此淺人以俗
字改之案阮說是也埋正字當作葬經並借葬爲之詳隨人疏
此卽大司徒云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也注云相共猶相救相
賙者羊人注云其猶給也賈疏云案大司徒職云五族爲黨使
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此所戒勅亦與彼同故引爲證也
俞樾云相共猶相及蓋旣使之互相保受故有罪而刑罰有善
而慶賞亦相及相共也鄭君誤以相共爲相救相賙賈疏遂斷
刑罰慶賞相及爲句皆非經旨案俞說於義爲長若作民而師
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
戒禁刑罰亦於軍因爲卒長疏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

伍者賈疏云族師主百家家出一人卽爲一卒卒長還使族師爲之云簡其兵器者兵謂五兵器謂車輶任器之屬此亦謂用役追胥羨卒竭作民間自備兵器若大師發六軍其兵器皆官授非鄉里所自共詳鄉師司兵疏云以鼓鐸旗物帥而至者鼓鐸旗物亦饒閱備具而後帥其衆而至所期之處也亦詳鄉師疏賈疏云族師以帥士卒具備帥至於鄉師以致司徒也注云亦於軍因爲卒長者蒙上黨正在軍爲旅帥也夏官敘官云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卒眾卽一族百家所出族師敘官亦每族上士一人故知在軍就爲卒長也賈疏云亦釋經掌其治令已下亦非衆屬軍吏還是自爲卒長者也歲終則會政致事疏歲終則會政致事者此正族吏之歲會亦族師之官成也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鄭司農云二十五家爲閭而各掌其閭
之徵令者與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同亦通晐徵役徵賦二義
詳彼疏賈疏云卽下文歲時以下之事是也詔讓案閭胥在單
亦因爲兩司馬注不言者文略注鄭司農云二十五家爲閭
者大司徒注義同以歲時各數其閭之眾寡辨其施舍凡春秋
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旣比則讀灑書其敬敏任恤者
祭祀謂州社黨榮族醡也役田役也政若升射黨飲酒也喪紀
大喪之事也四者及比皆會聚眾民因以讀法以勑戒之故書
既爲暨杜子春讀政爲征暨爲既疏以歲時各數其閭之眾寡
者謂當閭案比之事賈疏云謂歲之四時間胥各自數當閭之
內戶口多少云辨其施舍者卽鄉師云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

者此不云可任者文不具亦辨之可知云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者役政釋文作政役阮元云注先釋役後釋政釋文蓋誤倒王引之云祭祀役政喪紀不得言數蓋因本篇屢言某某之數若大司徒人民之數地域廣輪之數之類而誤也數當爲事州長云師田行役之事鄧長云喪紀祭祀之事此亦當云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事惟有事故聚眾庶若作數則文義不可通矣鄭注賈疏皆不解數字則其爲事字可知事字易明無須作解也唐石經始誤作數案王說是也此春秋惟據祭祀言凡州社黨酺族祭皆以春秋是也其餘役政喪紀皆無定時凡因事聚眾庶卽是屬民故任在何時皆與之讀法賈疏云謂州長黨正族師祭祀及役政與王家喪紀間胥皆爲之

聚眾庶以待驅使也云既比則讀灋者比亦謂四時小案比卽上數眾寡之事亦卽族師云以邦比之法師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夫家眾寡之等是也賈疏云上族師已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但閭胥官卑而於民爲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眾庶比之時卽讀法云書其敬敏任恤者者賈疏云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今此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也詒讓案敬卽大司徒十二教以祀禮教敬敏卽師氏三德之敏德以爲行本是也任恤則大司徒六行之二錯舉此四者以明教民德行條目匪一皆互相備也注云祭祀謂州社黨宗族廟也者明當閭無祭祀之事經言祭祀謂佐州黨族祭祀之事也云役田役也者謂因田而發徒役與凡役

事異詳鼓人疏賈疏云上文師田行役並言則役是役作但田
是國之常事田重於功作此文不云田故知役是田役也云政
若州射黨飲酒也者鄭讀政如字經注皆不言間有學則當間
無特爲射飲之法惟於州長黨正射飲時間胥則與其事也王
引之云役政卽政役杜子春讀政爲征是也後鄭分役政爲二
以爲政若州射黨飲酒失之上祭祀下喪紀皆二字爲一事何
役政獨爲二事乎案王說是也役政卽小宰八成之聽政役以
比居政亦當讀爲征詳彼疏云喪紀大喪之事也者賈疏云此
大喪王之喪也知者以其聚眾庶明非上州之大喪故以王之
喪解之云四者及比皆會聚眾民因以讀法以勑戒之者此亦
注用今字作法也比亦謂小案比四者謂一祭祀二役三政四

喪紀與比爲五皆聚眾庶則皆讀法以勑戒之依王說政役爲一則止有四事經云既比則讀法既當訓爲已謂歲時案比事竟因眾庶未散遂畱與之讀法也注云四者及比皆會聚眾民者以經先言祭祀政役喪紀聚眾庶而後云既比嫌比不聚眾庶故云及以類舉之非以及比誦既比也勑卽敕之借字詳大宰疏云故書既爲暨者說文从部云眾詞與也暨卽眾之俗與旣聲類同云杜子春謂政爲征暨爲旣者皆依聲類破字鄭讀政如字不從杜而暨從今書作旣與杜讀同政讀爲征均人注義同互詳小宰疏凡事掌其比觸撻罰之事觸撻者失禮之罰也觸用酒其爵以兕角爲之撻朴也故書或言觸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觸撻罰之事疏凡事掌其比觸撻罰之事者小

胥注云比猶校也此比爲一事觸撻罰爲一事賈疏云言凡非一則是鄉飲酒及鄉射飲酒有失禮者須罰之掌其比者人聚則有校比之法皆掌之凡有失禮者輕者以觸酒罰之重者以莞撻之故雙言觸撻罰之事
注云觸撻者失禮之罰也者小胥云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觸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此間胥掌比觸撻罰與彼事相類失禮卽不敬怠慢之事也鄉射記云射者有故則撻之亦失禮之罰云觸用酒其爵以兜角爲之者小胥注云觸罰爵也說文角部云觸兜牛角可以飲者也其狀觸觸故謂之觸重文觥俗觸从光詩周南卷耳篇我姑酌彼兕觥毛傳云兕觥角爵也左昭元年傳云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杜注云兕爵所以罰不敢詩卷耳孔疏云

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觶觶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觶觶者餉也觶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觶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觶詩毛說觶大七升許慎謹案觶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由此言之則觶是觶觶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觶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觶四觶一角二散不言觶之所用是正禮無觶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觶大七升以兕角爲之先師說云刻木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案孔引舊禮圖說與毛詩義同是也先師說於古無徵疑不足

據觸以兜角爲之故亦通稱角少儀云不角注云角謂觸罰爵也此與四升之爵異又案爾雅釋獸云兜似牛郭注云一角青色重千斤左傳宣二年孔疏引劉欣期交州記云兜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依郭劉說則兜角甚長故可制爵矣云撻朴也者司市注云朴撻二字互訓小胥注云撻猶撲也撲以荆朴說文手部云撻鄉飲酒罰不敢撻其背重文遵古文撻虞書曰遵以記之鄉射記云司射取朴措之注云朴所以撻犯教者書云朴作教刑互詳司市小胥疏云故書或言撻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觸撻罰之事者段玉裁云所以必從杜者嫌觸撻之外別有罰事也論議案觸撻並爲罰事故以撻撻罰連文司市刑有朴罰卽此撻罰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舉奇衰則相及衰猶

惡也

疏

五家相受相和親者賈疏云宅舍有故崩壞相寄託五

家之內有不和親則使之自相和親云有舉奇衰則相及者釋

文云舉本亦作罪案舉罪古今字經例用古字作舉或本非詳

甸師疏此卽族師云刑罰慶賞相及也有罪則刑奇衰則罰不

及慶賞之事者文不具賈疏云五家有罪惡則連及欲使不犯

莊存與云奇衰謂造言亂民之類也匿不以告故相及耳詭譖

案比長在軍亦因爲伍長注不言者文略注云衰猶惡也者

衰注例用今字當作邪各本並誤宮正注云奇邪謠讐非常司

救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譖之注云衰惡謂悔慢長老語

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衰惡與奇衰義同互詳宮正疏徙于國

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
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而徙于國中及

郊則從而授之者此治五家內遷徙之事所以檢察逃亡也

注云徙謂不便其居也者說文疋部云赴遼也遼遷徙也徙卽
赴之隸變廣雅釋詁云徙移也不便其居謂民不便安其故居
則隨時有遼徙也詩魏風碩鼠云三歲貫文莫我肯顧逝將去
女適彼樂土鄭箋云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案詩箋蓋以
三年大比釋詩三歲貫女之文不謂非大比之期民卽不得出
徙也賈疏輒據彼箋謂古者必三歲大比之年乃有遷徙固矣
云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者賈疏云周法遠郊
百里內并國中共爲六鄉此國中及郊所徙者並不離當鄉之

內案鄭賈意鄉地互國中及四郊此徙於國中及郊並謂同任
一鄉屬地之中對下文徙於他爲異鄉爲文然其說非也六鄉
七萬五千家計家定里蓋內不及國中外不盡四郊書費誓說
魯三鄉爲三郊明國中非鄉民所居遣人鄉里郊里兩舉明鄉
里之外別有郊里此云徙于國中及郊者謂出鄉里而徙於國
中及郊里也詩碩鼠又云適彼樂郊毛傳云郭外曰郊彼詩卽
謂從於郊以毛義推之郭內卽國中郭外卽郊蓋國中及郊里
雖已出鄉而地尙與鄉相近故惟比長授之不必以旌節行之
國中郊有授則其自此鄉徙彼鄉或不出當鄉者亦有授可知
矣鄭賈說並非經義又泉州朝士賈疏謂國中卽六鄉郊卽六
遂亦非是凡六鄉不及國中與郊里互詳縣師鄉士遂士疏云

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者鄰長注云投猶付也所處之吏謂所徙處當地之官吏比長以徙者付之若然五家之內既有出徙則不成伍當於比外更徙入一家以補之亦自有彼處之吏來授此比長則受之矣賈疏云若有罪惡則下文無授無節閭士內之其人私逃有何付授之也今伍長自往付授明無罪惡直是不便其居耳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徙於他謂出居異鄉也授之者有節乃達疏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者與掌節爲官聯也注云徙于他謂出居異鄉也者賈疏云對上經直言國中及郊爲鄉內此言徙於他明是出居異鄉也案鄭賈說亦非也此徙於他者謂由鄉遷於六遂及都鄙公邑者也以其距鄉道里較遠不可徒授故必待旌節乃行若

如鄭說出居異鄉則仍不出六鄉界內上文從國中及郊已足
略之矣云授之者有節乃達者賈疏云鄭欲見上經鄉內徙者
有授無節此徙外鄉非直有授兼亦有節乃可行故鄭言此有
節亦授之者也此節卽道路用旌節一也若無授無節則唯圓
土內之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繫之園土考辟之也
園土者獄城也獄必圓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閔
於出之疏注云鄉中無授出鄉無節者賈疏云上釋出鄉有授
兼節此注釋鄉中無授出鄉無節者以其出鄉雖兼有授直舉
有節以對鄉內有授也云過所則呵問繫之園土考辟之也者
葉鈔本釋文呵作荷案葉本釋文是也宮正注幾荷字亦作荷
荷卽訶之假字呵俗體也詳宮正疏繫之園土謂歸之司園使

繫治之賈疏云謂所過之官司見卽呵問之必知有呵問之者若不呵問窮詰則虛實難明故知呵問也繫之圜土謂繫在獄中辟法也考量以法推問無投無節之由也云圜土者獄城也者大司徒注同云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閔於出之者釋獄城圜之義詩小雅洒水敘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孔疏引援神契云春執規淮南子天文訓云東方木其帝大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中庸注云木神則仁是規與仁於五方同屬木故規主仁也漢書刑法志云孔子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閔於出之亦謂求所以生而宥之也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壝謂壇及壠埒也畿上有

封若今時界矣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疏掌設王之社諸者賈疏云謂王之三社三稷之壇及壇外四邊之壝皆設置之直言壝不云壇舉外以見內內有壇可知也案賈說三社三稷者謂大祖大稷王社王稷及戒社亦有稷也晉書禮志引摯虞奏謂封人所設者專指王社非也云爲畿封而樹之者此與掌固爲官聯也大司馬云方千里曰國畿賈疏云謂王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爲溝墾其土在外而爲封又樹木而爲阻固案賈說樹專國畿封據掌固文也今攷凡社稷亦皆有樹經樹之當蒙社壝畿封二者而言魏書劉芳傳引此經以明社稷之有樹可證互詳大司徒疏注云壝謂壇及壝埒也者大司徒注義同凡委土爲壇及卑垣之壘埒通謂之壝周書作雒

篇云封人社墻下卽言大社墻備五色土之制蓋謂壇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是鄭亦謂大社備五色土若然王社土依方色則西都以白土東都以黃土與互詳大司徒疏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者大司徒注云千里曰畿封起土界也崔氏古今注云封疆畫界者封土爲臺以表識疆境也畫界者於二封之間又爲墻埒以畫分界域也依鄭賈義此畿封據距王國五百里大界言之實則近郊遠郊及甸稍縣都亦皆有封大戴禮記王言篇云五十里而封蓋王國近郊之封也經唯云畿封者文不具爾云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者魏書劉芳傳引此注不言稷者下有王主於社四字疑劉氏所增賈疏云案大司徒及下文皆社稷俱言此獨言社

不言稷故解之按孝經緝社是五土摠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
卽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故言社不
言稷也案稷爲穀神鄭賈以爲原隰之神非也但穀生於土穀
神自卑於土神鄭此注義自不誤宋書禮志引晉傅咸表云周
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
周禮王祭社稷則繩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壝之無稷
字說者以爲略文從可知也義與鄭此注同凡封國設其社稷
之壝封其四疆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疏凡封國設其社稷
之壝者建侯國亦立三社三稷也賈疏云案禹貢徐州貢五色
土孔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
使立社蓋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是封

諸侯立社之法也案賈引書孔傳說亦本周書作雒篇彼說大社備五方之土云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壘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社之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白虎通義社稷篇史記三王世家引春秋大傳說並略同白虎通又引春秋文義云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此並邦國社稷之制制云封其四疆者夏官敘官注云疆界也此以侯國之界爲疆別於王國之界爲畿通言之王畿亦曰疆載師云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是也賈疏云諸侯百里以上至五百里四邊皆有封疆而樹之注云封國建諸侯者以下別出都邑明封國指畿外侯國不闢內諸侯也云立其國之封者亦據侯國大界而言實則侯國皆有郊縣等亦各有小封也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疏造都邑之

封域者亦如之者此建內諸侯采邑之法與縣師量人爲官聯也膳夫注云造作也謂作立都邑賈疏云造都邑者謂大都小都家邑之等采地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皆有四邊封域亦如上諸侯有四疆也詔讓案都邑亦有社稷經不言設其壇者文略又左宣十一年傳楚令尹蒼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杜注云封人司徒之屬官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植注亦以封人爲釋若然此官掌造都邑并掌治其菜作城郭之役不徒正其封域矣今社稷之職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爲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疏注云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者賈疏云春秋祭社日皆用甲未祭之前令諸有

職事於社稷者也令之者使各依職司而行引郊特牲曰唯爲
社事單出里者鄭彼注云單出里者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
爲里孔疏亦謂據采地言之案依鄭孔說則此爲祭都鄙之社
與下丘乘之制相應賈疏以此爲據六鄉州長之社與下爲三
處之社非也但都鄙制丘乘則不得有二十五家之里鄭彼注
說亦微誤云唯爲社田國人畢作者鄭彼注云畢作人則盡行
非徒羨也賈疏云鄭云非徒羨謂在六遂之中以下劑致祀當
家之內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爲餘夫但田與追胥竭
作餘夫亦行故云非徒羨也案依鄭說此亦都鄙之社賈謂據
六遂亦誤云唯爲社丘乘共粢盛者鄭彼注云丘十六井也四
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轂一乘賈疏

云此據三等采地之中故有丘甸井田之法案小司徒職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畝旁加一里則爲一成成百井九百夫一井之地九夫八家各治一夫自入其治一夫稅入於君以共粢盛而祭社故云丘乘其粢盛也案賈謂一井九夫八家治之據侯國都鄙制也若畿內都鄙無公田則一井當九家治之其丘甸其粢盛則一也云所以報本反始也者賈疏云社稷爲上神是民之本句龍后稷是民之始反亦報也命民共之者所以報本反始也引之者證祭社各有職事案郊特牲疏載皇熊二義不同賈依熊說皇氏則云國人畢作是邦本而丘乘其粢盛是反始言粢盛是社所生故云反始也今案本始文義略同皇熊曲爲分別義似並未確凡祭祀飾其

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繩其水橐飾謂刷治絜清之也鄭司農云福衡所以福持牛也繩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皆謂夕牲時也杜子春云福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立謂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棟狀也水橐給殺時洗薦牲也繩字當以羣爲聲疏凡祭祀飾其牛牲者天地大祭用犧它大祀中祀用大牢皆有牛牲也賈疏云謂王之天地宗廟先大次小之祭祀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置其繩者釋文云羣本又作羃案羃正字羃別體詳後云共其水橐者橐唐石經誤橐葉鈔本釋文同今依宋岳本婺州本嘉靖本正注云飾謂刷治絜清之也者說文巾部云飾厭也讀若式又部云厭飾也轉相訓刷卽厭之借字釋名釋言語云飾拭也物穢者拭其上使

明由他物而後明猶加文於質上也爾雅釋詁云拭刷清也郭注云拭拭掃刷皆所以爲潔清拭飾聲義亦同大史飾中小子節牲羊人節羔校人節幣馬節黃駒凡云節者義並如是陳祥道曾鈞並謂飾爲文節引莊子列禦寇篇犧牛衣以文繡爲證案祭牲必先刷治絜清而後被以文繡陳曾說亦經義所晐然非其本義也鄭司農云福衡所以福持牛也者賈疏云司農意以衡爲持故云所以福持牛以福衡共一物解之與子春同後鄭不從之矣詒讓案說文角部云衡牛觸橫大木其角木部云福以木有所遏束也又云柳角械也又告部云告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易曰僅牛之告據許說則福衡與柳告異名同物並爲角械與先鄭說同廣雅釋詁亦云棓福衡柳也正本

許說又毛詩魯頌閟宮秋而載嘗夏而楨衡傳云楨衡設牛角以楨之也鄭箋云楨衡其牛角爲其觸角人也陳祥道云楨衡以木爲之橫設於角則楨幅其角猶射以楨幅其矢也會劍云楨逼也衡橫也橫逼於角以防牛觸衡說文在角部則非設於鼻之物魯頌夏而楨衡毛義卽先鄭所本康成詩箋亦同毛此獨爲異解失之案陳會說是也文選東京賦薛注云橫木於牲角端以備抵觸謂之楨衡李氏周易集解引虞翻云楨謂以木楨其角繩縛小木橫著牛角故曰童牛之楨又引侯果云楨楨也以木爲之橫施於角上止其觸之威也並同毛許先鄭義云綱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者原本顧氏玉篇系部云綱字書亦綱字也說文系部云綱牛系也讀若疎祭統云及迎牲君執

糲注云糲所以牽牲也周禮作糲孔疏云糲牛鼻繩君自執之入繩於碑又少儀云犬則執繩牛則執糲馬則執糲勒則執糲皆所以繩制之者廣雅釋詁云糲繩也又釋器云糲索也云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者謂漢時名牛鼻繩爲雉與糲音同段玉裁云糲字从糸羽聲音直氏反漢時謂之雉古音羽在支佳部雉在脂微部部分最近又雙聲故司農曰名同也晉太子中生雉經而死蓋謂以繩自縊也曾釗云糲說文無之蓋卽糲字又謂之雉雉从矢聲爾雅矢雉引陳也矢引聲同故引可作糲亦可謂雉蓋皆一物也案曾說是也匠人量宮城之度以雉亦繩之段借也云皆謂夕牲時也者謂飾馭及設福衝置糲三事皆在夕牲時夕牲卽充人之展牲也賈疏云但夕牲在祭前

之夕正祭在厥明二時皆有此事明據在前夕牲時而言也案賈謂正祭時亦有此事是也但據魯頌閭宮文則牲始繫時卽設福衡是亦應有置紂而先鄭謂此經專屬夕牲時者以牲始繫宜充人設置之此祭前一日夕牲則封人更特設置之以臨祭彌敬謹也杜子春云福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者賈疏云子春意福衡唯設於角與司農義同後鄭亦不從也云玄謂橫設於角者卽先鄭子春所云福持牛之木也云衡設於鼻者賈疏云衡者橫也謂橫木於鼻今之驪猶然故知設於鼻破先鄭子春之義詒讓案後鄭以衡別爲一物與橫所設異處然此義經典未見說文木部云柂牛鼻中環也此別爲穿牛鼻之環與鄭說衡爲橫木不同云如假狀也者賈疏云漢時有置於犬

之上謂之櫶故舉之以爲況惠士奇云櫶一作柳馬融廣成領
日柳天狗三秦記曰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柳堡案惠說
是也管子戒篇云管仲曰東郭有狗嘵嘵旦暮欲齧我櫶而不
使也尹注櫶作柳云謂以木連狗柳卽櫶也說文走部云迦迦
亘令不得行也櫶柳並迦之借字云水橐給殺時洗薦牲也者
明唯此非夕牲時所共也說文禾部云橐稈也稈禾莖也謂祭
日二禫之後王親射牲殺之此官則共水以洗牲體又以橐薦
之祭統說祭祀君迎牲事云士執芻注云芻謂橐也殺牲時用
薦之亦引此文爲證賈疏云其牛將殺不須飼之又充人已飼
三月不得將殺始以水橐飲飼水所以洗牲橐所以薦牲故雙
言洗薦牲也云芻字當以豸爲聲者正其字之形聲也段玉裁

云釋文絰本又作絰案少儀牛則執絰祭統君執絰鄭君此注曰字當以豕爲聲正謂不當從禮記以引爲聲也鄭意蓋駁說文說文系部有絰無絰歌舞牲及毛炮之豚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毛炮豚者燭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腯疏注云謂君牽牲入時者入謂二裸之後王迎牲入廟門時也賈疏云案禮記祭義云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是君牽牲入時也云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者說文欠部云歆神食氣也明封人隨牲後歌舞爲求神之歆享舞蓋亦以手袖爲威儀若樂師之人舞也云毛炮豚者燭去其毛而炮之者謂封人助燭毛之事也賈疏云經直云毛炮恐人以井毛炮之案禮記內則有炮豚

炮牂皆編萑以苴之塗之以墐塗孰乃擘去之彼雖炮亦不言
去毛炮之鄭知去毛者牂豚之毛於牲無用空以汗損牲體故
知凡炮者皆去毛也詒讓案內則注云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
又禮運注云炮裹燒之也祭義注云湯肉曰燭鄭意蓋謂炮與
燔炙同爲燒肉惟炮以有包裹爲異依禮運注義凡牲皆先豚
解而腥之後體解而燭之則亨豚常法腥時解爲七體已鬻去
其毛此毛炮之豚則不解鬻而燭之湯既燭乃去其毛而包裹
全體燒孰之此經炮豚與內則炮豚牂同物而經兼言毛炮明
是以湯火去毛而後裹燒之與內則義互相備也說文火部云
炮毛炙肉也毛詩小雅瓠葉炮之燔之傳云毛曰炮又魯頌閟
宮毛魚戴羹傳云毛魚豚也廣韻五肴云魚炮字同尋毛許之

義當亦以毛爲去毛詩之毛魚卽此經之毛炮也蓋凡燔炙之屬皆制割肝肉而後火熟之炮則不制割而以全體包裹燒之其牂豚之屬有毛者則先去其毛而燒之謂之毛炮故詩禮並特著毛文以示別異毛許亦皆隱據毛炮爲訓實則炮从包以聲兼義當以鄭訓裹燒爲正凡單言炮者不必皆有毛故詩小雅六月大雅韓奕並云炮鼈韓奕箋云以火熟也孔疏及陸釋文並讀爲魚大射儀注引作炮鼈釋文載或本作燔魚詩疏又引字書云炮毛燒肉也魚烝也通俗文云燥煮曰魚明其義別陸孔意蓋泥於毛許毛炮之訓謂炮魚同字魚燔同字燔鼈無毛不可言魚故改讀從魚不知豚有毛須去則云毛炮鼈無毛可去亦不妨云炮其字實同或作魚者乃通借字故漢書楊惲

傳云烹羊羔羔頯注云毛炙肉也卽今所謂燒也齊民要術作
餛魚脯術云草裏泥封塘灰中燒之漢書之魚羔猶此毛炮豚
要術之燒魚猶詩之炮龍可互證也禮運燔黍炮豚鹽鐵論散
不足篇作炮豚廣雅釋器云炮謂之羔羔亦與炮通疑西漢禮
家說有謂炮豚卽炮豚者若然祭祀有毛炮之豚或沿用上古
法與云以備八珍者據內則文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
博碩肥腯者博碩肥腯左桓六年傳隨季良語詳充人疏設告
神卽充人犧牲之辭此封人歌舞牲辭約與彼同故先鄭依以
爲說知唯歌舞牲不歌舞豚者以入珍非正饌事輕且豚君不
親率不當有歌舞之事也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節其牛牲

大盟會同之盟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節其牛牲者賈疏

云言凡凡此下四事王之喪紀有牲者除朝夕奠用脯醢以外大小歛朔月月半薦新奠祖奠大遣等皆有牲牢賓客有殺牲者唯據致殯及饗餼饗食皆有殺牲之事軍旅殺牲者謂饗獻軍吏大盟謂天子親往臨盟此一經皆用牛牲故摠云節其牛牲也詒讓案軍旅又有師祭亦當用牛牲也注云大盟會同之盟者玉府云若合諸侯則其珠槃玉敦司盟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是合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並有盟法以王親涖諸侯盟故謂之大盟其十二年巡守殷國亦有盟法會同大盟當闢彼諸事注義亦通亥之矣詳玉府疏國語齊語云與諸侯節牲爲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左襄十年傳瑕會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辭旄之

盟杜注云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大雞是王重
盟必用牛牲也其小盟則有用羊馬豕大雞者詳春秋官敘官及
司盟疏

周禮正義卷二十二終